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 第二回 小書生秦府作西賓 大花園石生謁東生

卻說金有聲去後，過了幾天，秦府家人便送關書過來。這日正是二月杪，石時告知金氏治裝，明日三月朔便進府去。金氏應允了。石時便自去收拾書箱，金氏替他換些衣服被鋪，一切齊備。到了次日下午，秦府裡已備了官輿、請帖過來。石時便向母親說知，又與他姊姊作別，少不得一番叮囑，流淚上轎，帶了管家許升，出門逕往學士街秦府裡來。不一時到秦府門首，見是一座宗宮牆門，懸著直矗綠地金字匾，上書「大學士第」，對面開著方井，已歇滿轎、馬，站著些挺胸凸肚的管家，氣象甚是巍峨。轎子便一直進門去，接著一道甬道，兩旁擺著些執事，像是有大員在裡面的光景，儀門內擁著許多親兵差役。

石時看那號衣，知是中丞在裡面。那些人見轎子進來，便多站開。轎夫便如飛的進了儀門，直到大廳上歇下。早有幾個當差的上來接待。石時出轎，那當差的便上來請安。許升遞上名帖，那當差的接了，一溜煙往裡跑去。不一時，見大廳中門大開，又跑出一個體面的管家來，擎著帖子說請。

石時便隨管家進了中門，又繞過一帶抄手游廊，才到一座院子。那管家卻不進院子去，往東首游廊上的牆門內進去，見一座落地大理石屏風擋著。轉過屏後，卻是花廳的左廊，一派鳥語花香，很覺幽雅。廊上半卷著一帶的簾子，簾子外便有一堆假山石擋住。從石孔望去，見隱約有些亭台花木，轉過走廊，已看見欄杆外景致，卻真華麗。

石時剛看外面的景致，見對面右首走廊裡從簾子影內走出幾個管家來，看見石時，便搶上幾步，說老爺在西花廳會客，請爺在這稍坐會兒。石時含笑道：「是。」那管家已打起中間軟簾，讓石時進去。石時走進，看是一所五開間的花廳，上面匾額是兩香草堂，中間掛著一幅刻絲的山水，兩旁鑲著一幅泥金對聯，寫的是：

花鳥與人若相識

富貴於我如浮雲

下署「金湖退叟」的單款，想是秦文自己寫的。

石時便在下首椅上坐了，看那一排幾凳上，多鋪著嶄新大紅繡金團龍被，中間地上鋪滿錦毯，上面設著大炕，也是大紅團龍繡圍，炕几上擺著玩器，兩邊落著一對落地鏡屏，把天井裡的景致多映在裡面，越覺好看。石時剛看那鏡子，忽聽外面一陣腳步聲，有人說老爺來了。石時連忙站起，見幾個人七手八腳的打起簾子，走進一位官長來。穿著大衣，十分威重，兩道濃眉，一雙笑眼，卻不露一點威相，項下一部斑白長鬚，身軀長長的。石時一見，打量便是秦文，趕忙趨前行禮。秦文帶著笑，連道不敢，還了一個半禮。早有管家送上茶來，便讓石時登炕，石時連說不敢。秦文便呵呵的笑道：「足下這樣拘泥，日後是常要請教的，那便反生疏了。」石時無可推委，只得登炕，欠身坐了。

秦文開談道：「前兒，令親金有翁講起足下，兄弟實在企慕的很，今兒得就雅教，真相見恨晚了。」石時只連稱不敢，也說些客套的話。秦文道：「當尊大人在日，兄弟與尊大人卻常會面，那時兄弟也年輕的很，不道只幾年工夫，尊夫人已作故了。」因拈拈鬚道：「兄弟也老了。」說著哈哈的笑起來，道：「人生如白駒過隙，卻是真話呢。像足下這樣才乾，又在年輕的時候，正大有作為，到兄弟這裡就館，卻不大材小就了。」

石時連說：「哪裡、哪裡，晚生得叨庇蔭，已是受益不淺。」秦文笑笑，因向管家道：「師爺可帶家人來？」那管家道：「在外面伺候著。」秦文道：「喊他進來。」那管家答應出去。秦文便向石時道：「盛紀可不必打發回去，兄弟這裡雖然有人服侍，總未必合適，就留在這裡，當值足下的事罷。」

石時連忙欠身道謝。話未畢，只見那管家已領著許升進來。許升便搶上前請個安，站起來，挺腰兒垂於侍立。秦文將他上下打量一番，便道：「你喚什麼名字。」許升又請個安，稟明了。秦文道：「那你在這裡當值東書房的事，專伺候你爺，若要什麼，只問帳房裡葛師爺要去便了。」許升答應著，便退了下去。

秦文笑向石時拱茶。茶畢，秦文站起來說：「請書房裡坐，回來再請教罷。」石時便站起來，告辭出廳。秦文送至花廳門首，便站住說：「請。」石時也便站住說：「老伯先請。」秦文略一推讓，說聲回來再見，便自己轉去了。

石時出了花廳門，許升便上前說：「爺可去見見各位師爺，及府上少爺嗎？」石時點頭道：「自然要去拜的。」

秦府家人便插口問道：「陸師爺和葛師爺都出去了，大爺在園子裡，師爺要去，也好逛逛園子。」說著便上前引導。走出正廳前面，向西轉彎，卻是一條花牆夾道，約有三五十步，地下鋪著碎紋石子，一邊有一條兩廊，直接到園門口。這園門口是月洞式的，上面鑄著「一粟園」三字，有四扇大冰蘭格子嵌著。進門便有幾個小廝立起來，那跟著的管家問：「珍大爺還在裡面嗎？」

那小廝道：「剛和瓊二爺向東府去了，三爺還在裡面呢。」管家又道：「小姐們不在麼？」那小廝道：「今兒沒來，說太太有事呢。」管家點點頭，說：「請師爺進來。」

石時走進園裡一看，見迎面一座假山，在欄杆外擋住，左手游廊，是漸高漸遠的，一望不盡。那管家卻向右首靠山游廊走去，轉過山腳，便顯出一座石洞。那管家道：「走這裡近些，若走正廳又遠了，要繞過七八個院子呢。師爺還是愛逛逛呢？還是走近些？」石時笑道：「走這邊也好。」於是便走出遊廊，逕往石洞裡來。石時看那假山，宛如同真的一般，形象百出。進洞迎面一方碑石，鑄著：「別有天地」四字。一路轉轉曲曲的石徑，兩邊常有透亮的石孔，隱約見些亭台樓閣。依石徑走不過三四十步，便出了山洞，一看，真換了一番眼界。山坡接著一座九曲紅欄的石橋，壓在水面；兩岸桃花楊柳，正是茂盛的時候，半遮半掩的藏些樓閣。那一池的春水，又綠的可憐，微波鱗鱗；人在橋上行走，那人影也在橋下晃動。石時暗暗贊歎。管家領著，已走過幾曲橋欄，一路看兩邊池畔的樓台，或臨水開窗的，或有花牆遮著的，或有假山花木擋著的，層簷飛棟，或隱或現，真正目不暇接。石時只當逛西湖一般，又轉過了一個彎，過了一乘橋亭，池心裡早顯出一座六角亭子來，周圍俱是白石欄杆環著。這亭子是六面開窗的，窗子俱一色絳紗，嵌著藍玻璃，窗楹也雕得極玲瓏精緻。看看已到面前，門卻關著，榜著「洗翠亭」三字。楹聯是泥金北魏書法：

渡水簫聲催月上

隔湖人語彩蓮歸

下署著「秦雲」的款。石時暗暗點頭。轉過亭後，仍接著紅欄石橋，彎彎曲曲，過一乘橋亭，又是八九曲，才走完了。迎面柳蔭裡便有座青粉花牆，也開著月洞門，上面標著「綠雲深處」。管家便道：「請爺進這院子裡去坐坐，我去北面春笑軒、吟秋榭那邊找三爺看，省得回來再跑這裡。」說著便自跑去。

石時便同著許升信步走進月洞門內，見左右兩帶沿牆的曲曲迴廊，中間是石子砌成的甬道，兩邊多種竹子，別無雜樹。石時便向左首游廊上走去，一邊透空的花牆，裡面還有院子藏著。一邊是坐盤欄杆，欄杆外面有一帶清泉，潺潺作響，向外流去，都灌往池子裡去的。沿著游廊走不多步，迎面見一色碧紗「字」窗子，窗前又有一帶朱紅欄杆襯著，越覺幽雅。便沿著窗外走去，見中間一帶落地風窗開著，卻是三明兩暗的一所院子。進內一看，見列著的桌椅，是湘妃竹打成的，也不用披墊，兩邊分間格子，也是碧紗「字」的，嵌著刻絲書畫塊子，上面列著紫竹籐心的大炕，前面裝著葫蘆藤的落地罩，正中懸著一面大鏡，鏡上榜著「清可軒」三字，楹聯是集句的：

麝腦半銷金鼎火

蟲聲新透綠窗紗

也署著寶珠的款。

石時略坐一會，那管家已自外來，說那幾處沒有，光景定在「惜紅軒。」石時便跟著出外，出了月洞門，轉北便又是假山石擋住，卻有走廊向石洞下穿過，便覺漸行漸高。原來這走廊是依山鑿成石級，五六步一級，約有二十餘級。右手牆上都嵌些碑碣，左手俱是一帶坐欄，依山而上，隨處皆可小坐，從欄杆外望那些亭閣，只露些飛簷挑角。不一時走盡游廊，不知不覺已在假山上。往下一望，這滿園的樓閣，也不止數十處，多被些花木高低掩映的遮著。惟「洗翠亭」因地面寬闊尚看得見。再見立的所在，卻與平地一般，也種滿花木，堆著假山，矗著石筍。左首一所花窗的樓屋，榜著「聽秋聲館」。右首一座青石的月台，列著石桌石凳，對面一個秋葉式門。進門又是一座假山石砌的平台，約有五六級，走上石級，四面俱是碧瓦做成的欄杆圍成。往上面是一座高樓，卻是西洋式，飛出一椽，便做了下面的游廊，窗櫺都是紅木嵌黃楊的葵花格子，鑲著白磨花玻璃，中間榜著「紫玲瓏閣」。上簷口榜著「夕陽紅半樓」，窗櫺卻是紅玻璃的。石時剛要看楹聯，那管家道：「師爺怕乏了，進這邊去便是。」說著，便向東首垂花門進去。又是一座院落，榜著「醉花仙館」四字。仰面一看，卻是三層樓飛簷高棟，直接雲際，上面簷鐸，叮叮噹噹的響個不住，隱隱認得榜著「天風樓」三字，隸書的泥金匾額，映著日光，閃閃熠熠，耀人眼光。

石時見那管家已向前面走去，便跟著又進了一重花格子的圓洞門，卻又換了一種景象，一帶碧瓦欄杆環著一所小小的三楹精舍，欄杆外種著幾株海棠，又有些櫻桃花，開得正是斌媚，芭蕉也正綠的可愛，也有幾株石筍。靠欄杆列著一帶的盆景，各式花草俱備。那窗櫺卻別樣精緻，純用五色雜玻璃打成冰蘭塊子，用格子湊成一片的，光怪陸離，耀人眉睫。正中榜著一方泥金匾額，題著「惜紅軒」三字，下署「小桃花館主人婉香女史」的款，越覺華麗異常。門口掛著一扇西地錦的軟簾。

忽游廊上的鸚哥叫道：「誰來了？」裡面便有個十二三歲小丫頭揭著軟簾出來，道：「誰呀？」那管家便站住腳，道：「石師爺請見三爺來。」那丫頭搖搖頭道：「三爺下去了。」說著便放下軟簾進去。那管家知道里面有人，便向石時道：「師爺請醉花仙館坐會兒，三爺下去了，光景給師爺請安去的。」

石時因不知行李安頓好沒，便道：「即如此，不坐了，咱們就轉去罷。」說著便要回步。那管家道：「天將晚了，那裡洗翠亭怕不好走，平坦點兒走這邊罷。」說著便引了石時向惜紅軒廊下越過，又穿出一重圓洞門，見一座大院子，榜著「留餘春山房」字樣，又過了幾所院落，才漸漸的走下山來。石時已經倦極，便無心賞玩，出了園門，逕向東書廳來。不知寶珠見與不見，且看下文。正是：

繞遍迴廊人不見，夕陽閒煞好樓台。